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1 月 26 日)

1、威尔逊中心分析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

11 月 24 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布高级研究员郑相昌（Seong-Chang CHEONG）的文章《拜登政府为什么要重启与朝鲜的谈判？》。文章称，朝鲜对此次美国大选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反映了对拜登当选和安全环境潜在变化的担忧。文章认为，尽管历届美国和韩国政府都致力于推动朝鲜无核化，但由于朝鲜将核武器视作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无核化的目标始终难以实现。文章建议，拜登政府可考虑两种政策选项：其一是考虑允许日韩拥核，以威慑朝鲜，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前，并以此促压中国支持无核化进程；另一种选项是重新评估与朝鲜的谈判方式，以无核化为目标，采取一种与朝鲜谈判的全新战略，尝试在两国二号人物间展开对话，就重大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why-should-biden-administration-reset-negotiations-north-korea>

2、《世界政治评论》：拜登如何证明“美国重返”联合国

11 月 23 日，《世界政治评论》在其网站发布美国对外关

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的文章《拜登如何证明“美国重返”联合国》。文章称,拜登当选总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重塑其与联合国关系的机会。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奉行“美国优先”,与多边主义相脱离,而拜登则宣布“美国回来了”。文章认为,为了兑现承诺,拜登需要重振美国在联合国内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当前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降低人们对这一机构所能发挥作用的期望。文章建议,除了扭转特朗普对联合国的消极政策之外,拜登政府还必须加强美国进行多边外交的能力,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并重申该组织成立时所依据的人类尊严原则。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9242/how-biden-can-prove-that-america-is-back-at-the-united-nations>

3、美国政治新闻网展望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

11月24日,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发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韦雷(Frederic Wehrey)的评论文章《拜登如何控制特朗普鲁莽的中东政策》。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实现中东撤军,反而默许阿联酋和埃及参与利比亚战争,并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并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为扭转特朗普政府鲁莽的中东政策,拜登政府需要重新平衡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军事化程度,注重增进地区公民福利而非仅仅迁就其统治阶层政权野心,避免“与违反禁运规范”的政府进行武器交易,并加强当地的机构能力建设,输入价值观。

文章指出，由于工作重心将集中于解决国内危机、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大幅改变该地区的整体安全政策，但处理好国内事务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建信誉的第一步。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11/24/joe-biden-middle-east-policy-439874>

4、《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原本的外交政策

11月25日，《外交政策》发表纽约大学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的文章《拜登拥有奥巴马一直想要的外交政策团队》。文章称，当选总统乔·拜登是老布什之后第一位到任的具有深厚外交政策经验的总统，他所打造的外交团队正是奥巴马所渴望的，也是布什时代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最具专业性的。文章表示，拜登团队承诺恢复谨慎的外交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的团队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新挑战，重申民主在全球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全球应对疫情的行动，并在贸易、税收和监管方面进行长期变革，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在中国问题上，拜登和他的首席顾问们都一再表示，将与盟友一起引导中国按照全球经济和国家主权规则行事，并坚持对法治的尊重。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24/biden-has-the-team-obama-always-wanted/>

5、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布林肯的外交政策

11月23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了一篇基于前美国驻波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成员丹尼尔·弗里德（Daniel Fried）的采访整理而成的文章，《布林肯如何看待美国》。文章表示，据报道，拜登宣布将提名他的长期顾问布林肯（Antony Blinken）担任国务卿。弗里德表示，布林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擅长在外交实践中进行妥协，加码以及应对其他现实中的复杂情形。对于他将制定怎样的外交政策，弗里德认为，一方面，他对于盟友和敌人的界定是十分清晰的：他提到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以及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性意图；另一方面，在核心观点上，布林肯可能更接近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坚信美国是自由的灯塔，而不像奥巴马那样冷静看待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关于接下来拜登政府即将做出什么样的外交行动，弗里德认为是着重于重建美国的联盟，尤其是与欧洲的联盟，让美国回到民主价值观的阵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fastthinking/how-antony-blinken-sees-america-biden-secretary-of-state/>

6、外交事务：终结大型科技公司的信息垄断

11月25日，《外交事务》发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巴拉克·里奇曼（Barak Richman）和阿希什·戈埃尔（Ashish Goel）合著的文章《如何从科技中拯救民主：终结大型科技公司的信息垄断》。文章表示，美国巨大的互

联网平台主导着政治信息的传播，具有广泛政治动员的能力，对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构成了威胁。文章称，在过去的两年里，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总检察长联盟已经开始就这些平台可能滥用垄断权展开调查。尽管对此威胁两党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应对方面意见不同。文章认为，最具可行性的是“中间件”（middleware）解决方案。即在现有的互联网平台引入中间件服务，按照用户表达的偏好，对平台数据进行过滤、处理，以打破信息垄断。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中间件提供商来调整他们在亚马逊的搜索结果，以优先考虑国产产品、环保产品或低价产品。中间件提供商可以通过与各平台达成广告收入共享协议来盈利，但必须保证算法透明，并符合最低法律要求标准。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24/fukuyama-how-save-democracy-technology>

7、皇研所刊文分析疫情之下的民粹主义

11月24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其研究员佩皮恩·柏格森（Pepijn Bergsen）的署名文章《疫情和民粹主义何以共生》。文章表示，在第一波疫情浪潮中，民粹主义者陷入了困境，政府的支持率与各国在卫生成果或经济指标方面的表现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关系。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出现下降。但是这种下降是短暂的，并很快发生了逆转。同时，在欧洲第二波疫情中，民意调查显示对封城等强硬措施的支持正在缩减，反封锁抗议活

动正在增加，这给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作者认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是民粹主义生长的沃土，因为处于经济低层的人们受到的打击最大，政府过早采取紧缩措施将给反建制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11/why-pandemic-and-populism-still-work-together>

8、哈德逊研究所：美国如何应对中俄合作带来的挑战

11月24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威茨（Richard Weitz）评论文章《应对中俄挑战》。文章称，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担忧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不仅对彼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因此，中俄关系仍将是美国未来几年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关注的重点。然而，中俄合作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首先，除了经济和共同的安全威胁等因素外，目前中俄合作最主要的动力是对美国政策的一致反对。中俄正在努力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其次，中俄两国在国防问题（包括军售和演习）上的合作最为密切，但在能源之外的经济合作仍然薄弱并且存在分歧。最后，美国政府还应该注意到，中俄的一些合作，例如在全球气候问题方面，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很小，甚至还有进行美中俄三方合作的可能性。综上，下届美国政府应该根据中俄合作领域的多样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527-addressing-the-sino-russian-challenge>

9、《世界政治评论》：印度是否会在美中竞争中选边站

11月23日，《世界政治评论》发表哈德森研究所印度和南亚未来倡议研究主任阿帕娜·潘德（Aparna Pande）的文章《印度是否会在美中竞争中选边站》。文章表示，长期以来，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都希望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经济和军事能力有限的印度只有在不受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印度在冷战期间拥护不结盟运动的原因。但现在的印度面临着与冷战时明显不同的情况，冷战时的超级大国都没有与印度接壤。如今，中国不仅是印度的邻国，还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因此对印度构成了直接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都表示出了与印度结盟的意愿，尽管印度政府拒绝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联盟，但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活动展现出印度政府已经渐渐向美国靠近。未来印度是否愿意进一步采取这类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中国越是继续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印度就越容易与美国及其盟国形成更加紧密地结盟。此外，除了美中因素外，印度的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对其对外政策有重要影响。除非印度能够放弃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否则印度将无法在多极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9241/how-will-u-s-china-competition-affect-india-foreign-policy>

10、CSIS：重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11月2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欧洲计划客座研究员皮埃尔·莫科斯（Pierre Morcos）的评论文章《重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他的欧洲盟友正式签署通过《新跨大西洋议程》(NTA)，以应对诸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建、促进自由贸易等日益增长的共同挑战。在经历了特朗普任期的信任危机后，欧洲领导人希望拜登上台后可以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议程，以涵盖包括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在拜登政府上台初期，其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新冠疫情，因此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的跨大西洋合作至关重要。此外，文章提出，重启跨大西洋合作这一引擎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保持稳定的政治和外交动力，建立实质性的对话与合作框架；2、在发生危机时有快速反应和采取行动的能力；3、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具有包容性，合作伙伴可以超出欧盟—美国框架。

<https://www.csis.org/analysis/lets-get-work-restarting-transatlantic-partnership>

撰稿人：童哲朗、杨舒涵、肖方昕、凌邦皓

审稿人：贺刚